

站内公告

基地概况

- 基地简介
- 研究方向
- 组织机构
- 规章制度

佛山非遗



- 非遗项目
- 非遗传承人
- 非遗保护

图览非遗



友情链接

- 广东省教育厅科研处
- 佛山图书馆
-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图书馆
- 佛山市博物馆 [【更多链接...】](#)

学界视野

顺德改革发展进程中对广府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作者：陈建华 凌远清 时间：2012-5-3 已被浏览 379 次

【摘要】属于广府文化区域的顺德，历来都能抓住机遇、蓄势发展。回顾顺德在商业、制造业、龙舟活动、地方教育、花卉种植等传统，可以清晰了解到顺德的现代化发展在传承广府文化要素的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创新内涵。可以说，今天的顺德是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崭新时空。实际上，广府文化的厚度足够影响一代又一代顺德人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观念，使其在不断继承前人的思维模式及文化品格之后，涌现更多的超越。

【关键词】广府文化；顺德发展；文化传统；传承；超越

历史上的广府分为上四府、下四府，其中上四府指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海、中山、番禺与顺德。通常而言，广府人是指岭南主要居粤境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境的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四会、中山、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等地的一支民系[1]。广府文化区域别具特色的文化内容与文化风貌一直影响着广东的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移民文化、兼容文化、开放文化特点，使广府文化虽历经沧桑，仍明显存留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并突出地方独特的风格与特色。这说明，广府人善于吸纳地域文化传统的精华，即善于把各种地域文化中的进步文明元素贯通于自己的文化特点与文化精神中[2]。本属广府文化区域的顺德，历来都能抓住历史机遇，然后蓄势大发展。在现代社会中，顺德人并没有放弃传统，而是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方面都能把传统的广府文化内容传承下来，且不断有新的超越。与其说是顺德保留了广府文化的传统要素，不如说是顺德承传了一种具有地域色彩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品格。舍此，就很难理解为何历经千年，顺德人还在现代社会中走出一条与历史长河有着一脉相承的创新路子。

一 对传统制造业与商业的超越

西汉、东汉到晋朝的四百年间，稳定的岭南地区一直是广府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顺德、南海、中山等地的基塘农业宋代已开始，至明代而兴盛，其中尤以顺德为最突出。两宋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有了大规模的开发，顺德、南海、中山、番禺等地的基塘农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种植经济作物比单纯种粮能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故岭南不少地方突破了单一粮仅堪自给的小农业生产模式，促进了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3]。桑基鱼塘所代表的农业模式为顺德经济的起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铺垫，而以生丝贸易为主要的商业经营活动又为顺德经济的兴盛形成一种助推力。因基塘农业而兴起的多元农业经济，使商业贸易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谋生方式，导致顺德形成一种重商的传统。

明中叶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进入了隆盛时期。顺德商人不但在本地做生意，而且到外县、外省、外国去经商。从崇祯五年（1632）至咸丰年间，顺德商人的足迹已遍及今天的福建、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山东、河北、北京、四川、贵州、广西等十三个省（区）市。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不少顺德商人甚至开始远渡重洋，进行贸易[4]。正所谓“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5]。随着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市场不断开拓，城市和墟镇也象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兴起和发展。到了明末，顺德各地的墟市就已达36个之多[6]。清代中期以后，顺德墟市增至62个[7]。顺德九江乡的蚕丝更是“行于省佛，贩出外洋”[8]。在清末民初，广州最核心的经济圈就包括南海、番禺和顺德，而制造业和金融中心则在顺德。当时经济流动的主要区域就在南海、番禺和顺德。由此看来，顺德经济古来兴盛，皆与民众多从业商有一定联系。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经济发展比较快，固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有给予特区的政策，同时也和历史传承的文化因素分不开[9]。

12世纪初，顺德、南海一带已成为重要的种桑养蚕区域。15世纪初，顺德的龙江、龙山两地已出现土丝交易市场，蚕丝已成为商品。明初，蚕丝才首次在市场上买卖，蚕桑生产从此就与商品贸易联系在一起。明代顺德蚕桑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以缫丝为主体的手工业兴旺发达。明永乐年间，顺德差不多每村都有缫丝的作坊，小型的织造厂随处可见。顺德机械制造业能够实现历史的大跨越，也是基于近代工业发展历史的积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874年，顺德人在龙江开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此后顺德的机器缫丝业迅速发展为生产规模居全国领先地位的民族工业。改革开放后，时顺德人仍从制造业入手，以乡镇工业为主体，以骨干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并且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艰苦的工业化进程，顺德人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从而实现了工业化的飞跃，把原有的农业产业结构转变为全新的工业产业结构。最终，顺德建设成为以家电、家具、电子信息、木工机械、化工涂料等为主导的轻工业生产基地。可见，顺德制造业的萌芽与发展不是无缘无故的，不仅是有着地缘关系、人才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广府文化在长期商品生产中所体现出来的创新意识与拼搏精神，在顺德人的制造业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顺德人还有过数次自我大跨越，大胆依托市场，强化竞争意识，积极引进外资、技术与人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顺德寻求公有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实现形式，对公有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根据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和企业运作的内在联系及国际惯例，对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和制度创新。最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大跨越，为今后顺德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10]。由此，顺德赢得了大发展的机遇，乃至于短时间内，顺德的各类企业大量涌

现,经济高速发展。这与历史上顺德遍地缫丝作坊的兴起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其发展思路终归是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顺德现在的制造业,已不仅是有着地域的优势,而且还在行业中起着领头羊的地位。不少企业的生产标准,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标准。

二 传统龙舟竞渡走向现代龙舟运动

顺德有数不清的小河水涌,且地势平坦,船自然就成为运货代步的主要工具。长期的锻炼,造就了众多的划桨摇橹高手。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节日期间的龙舟竞渡,都让广大顺德民众与龙舟结下了不解之缘。数百年来,顺德广大乡村的龙舟竞渡更是异常活跃,成为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项目。顺德民间的龙舟竞渡活动发展至今,仍然保持着浓郁的地域风格。每逢端午节前后及其他重大庆典,城乡经常举行龙舟表演或竞赛。顺德的龙舟竞渡讲求斗力气、斗技巧、斗精神,民众普遍参与该项活动。其情景比任何集会都壮观,其气氛比任何节日都热烈。越是丰年,顺德的龙舟竞赛场面就越盛大。龙舟活动的举办,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反映民众了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龙舟运动在顺德得到了迅猛发展,并成为宣传顺德、打响顺德品牌的有力载体。2004年顺德获得“全国龙舟之乡”称号;这与顺德悠久的龙舟竞渡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近年来,顺德的龙舟活动越发成为当地民众纯粹的狂欢节,为广大顺德民众提供了一个联络感情、交流信息的大好机会。此外,顺德人在现代龙舟运动中,一直是佼佼者。在多次代表国家和省市参加世界、全国性的比赛当中,都能以独创的“顺德橈法”,数十次夺得国内外龙舟大赛的冠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顺德政府正是借助国家与民间的双重力量因素,为龙舟文化营造良好的传承环境。

顺德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同样兼顾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在实践中把这部分文化当作地方的一种文化遗产来加以呵护。正处在现代化、都市化发展进程中的顺德,并没有淡忘传统的龙舟竞渡活动,而是把该项活动融入自己的文化策略与经济生活之中。2004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所授予“全国龙舟之乡”称号,就是对顺德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可和鼓励。顺德龙舟展现了当地民众热爱生活、乐于竞争的文化性格;同时也展示顺德人“同舟共济、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11]。现代龙舟运动充分展现了顺德龙舟的文化魅力、顺德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合力。因此说,龙舟文化已成为顺德的一个文化符号。透过顺德龙舟文化,人们应该能够更清楚地理解“顺德精神”、“顺德制造”和“顺德创造”的真正内涵。

任何文化现象都是时空中的一个孤立点,但探究其源流就会发现其背后肯定存在某种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在起作用。顺德的龙舟文化,源远流长,脉络清晰。顺德龙舟之所以名扬海内外,与民间的龙舟活动传统密不可分,还与龙舟队在人才管理、技术训练方面所下的苦功联系紧密。经过很多顺德龙舟工作者多年来的不懈努力,顺德龙舟的技术已经走在了国内外同行的前列。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顺德人对龙舟文化的传承,不是以简单的保留方式来进行,而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在资金筹措、人才管理、技术创新上有一定突破,走出了一条超越传统龙舟竞渡风格的发展路子。经过顺德龙舟运动工作者的刻苦钻研与多年实践,终于形成技术高超的“顺德橈法”。“顺德橈法”就是早期的“顺德创造”项目之一,也成为推动顺德现代龙舟运动超越广府文化中的龙舟竞渡及鬼神信仰传统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 从祠堂办学到现代学校教育

顺德历史上之所以科举鼎盛,人才辈出,一方面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乡民重视科举有关。在顺德,功名本来就是宗族大事,而祠堂本身有宣扬教化、奖励科举的功能[12]。明朝以降,顺德乡村宗族都保持有办学的习惯,不少私学虽说以祠堂举办,但投资较大。这对顺德人整体文化水准的提升、科举人才的辈出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近代以来,也正是在与西方贸易往来的过程中,顺德人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乾隆以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士绅、商人、华侨合办的社学、乡学、义学、村塾等遍布各地,承担起地方教化的功能。因此,顺德宗族的传统教育一直都能坚持下来,而教育经费来源主要是族人捐赠、族产收入、族属银两摊派。

在过去,顺德祠堂利用宗族的公产来办学及作为生童乡试卷金、会试路费、科举奖掖等开支。如顺德的《竹园冯氏显承堂族谱》不厌其烦地记录着子孙考试、中式、赴任等,祠堂怎样给予资助的细节。如果子孙考取功名或者通过其它方式致仕,祠堂还有相应奖励等等。顺德容桂的宗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当地的族谱记载,早在20世纪20年代,容桂人便有“减昨办学”的壮举。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时候,人们宁愿减少祭祀祖先的祭品而利用有限资金办学,其观念实在超前。面对族人的教育大计,他们知道怎么取舍。这种教育为先的发展理念,不得不令人佩服。

宗族办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办学来提高本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并期望能培养出人才,以光宗耀祖、提高本宗族的声望与地位。因此,顺德宗族注重对族人的教育,强调士农工商四民虽异业而道同。当地人把读书看得跟其它事情一样重要。陈白沙一弟子也为广东顺德一家族写了如下的家训,即“礼义兴由于衣食足,农工商贾,皆所以治生也,凡我子孙,间有读书不成,身家淡薄者,勿以明农为嫌,勿以商贾为耻,苟能居积致富,则礼义可兴,亦足以振家声”[13]。正因为由此重教风气,乃至于明清两代,顺德在科举考试中出了不少人才。据清咸丰《顺德县志》和民国《顺德县续志》载录,自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至清末,顺德出过318名文进士,其中状元3名,探花1名。而广东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共出过9名文状元,顺德占了三分之一。

历史上顺德的官员也倡导办学,如清乾隆十二年(1747~1750年)任顺德知县的陈志仪就十分重视文教,大力办学,对清代中叶顺德县文化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当时民间向学风成,县学和各处民办书院却出现人满之患。在集资办好公学的同时,陈志仪还热心创办乡校。比如,针对当时陈村文教风气稍弱的状况,他认真加以督导,代聘名师,借祠堂开学。当地人士被其热诚感动,凑足资金,建起西淋、化成两所义学。其他乡堡纷纷仿效,几年之间,全顺德上下掀起一股办学的热潮。其后,陈志仪又发动富户认捐学田,保障各书院、义学的常年经费开支。

经过近20多年来的发展,顺德的基础教育已实现从普及型向提高型转变,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从常规建设向教育现代化迈进。2002年,顺德成为广东省首批六个教育强区(市、县)之一,10个镇全部被评为省教育强镇。近年来,顺德教育在经过布局调整之后,教育资源与教育发展取得了较为均衡的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能满足市民对各类不同层次教育需求的终身教育体系[14]。这种大办教育的做法,跟历史上的教育风气与人才辈出有很密切的联系。正可谓深厚的人文意识与地域精神积淀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品格与思维模式。也可以说,顺德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后能够迅速发展,无疑是继承了顺德明清两代重视教育的传统做法,并有过之而不及的表现。顺德经济的腾飞,是带动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的根本保证,而起前发展的教育观念则是顺德大办教育办好教育的行动指南。

四 传统花卉产业向现代化模式发展

陈村花卉生产“自汉例献龙眼、荔枝,宋贡异花,盖由来已古”[15]。从此记载可推断出陈村花卉生产至少从宋代开始,可谓历史悠久。明代中叶,陈村一带园圃密集,遂形成花卉生产的雏形。至乾隆年间,陈村花卉大量向外销售,故当地的贸易市场不断增多。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陈村”条中记载陈村人“担负诸种花木分贩之,近者数十里,远者二三百里,他处欲种花木及荔枝、龙眼、橄榄之属,率就陈村买秧,又必使其人手种博接,其树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广州场师,以陈村人为最”[16]。这表明,明清之际陈村的花木生产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此时陈村一带花木种植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当时花贩成群结队到此,以船只将花卉运往广州及远近州府。这种鲜花贩运带旺了陈村的花卉种植业,陈村的花市、圩市随即空前繁荣。至民国,高价值的经济作物花卉果木成为陈村农业的重要项目。当时的花卉大多运至广州渡头,成为广州市场的重要货源。有的贩至县外二三百里,或远销日本,东南亚。1949年后,顺德成立了花木苗圃场,花卉生产发展进一步加快。

顺德花卉生产为顺德花卉业生产沉积了丰富的历史和资源,并推动着顺德花卉业向产业化发展和升级。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陈村花卉生产发展速度惊人。形成了全镇上下大办花卉的局面,且品种多样化。为解决花卉的销售和流通,推动花卉向产业化发展,从1983年开始,陈村镇政府每年都举办迎春花市。过去从事花卉生产的农户一般都是单打独斗,生产规模小,产品档次低;没有一个统一的销售中心来协调供求关系。为此,陈村政府确立了一个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大市场的宏伟蓝图。1997年,陈村镇建设集花卉生产、销售、信息、科研和旅游于一体的万亩陈村花卉世界。前来投资的有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美国、法国、菲律宾、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广东、江苏、海南、福建、浙江、山东、山西和河北的知名花卉企业200多家。陈村花卉交易从当初的农贸市场到“路边花市”,再到交易设施齐全、具有现代化交易功能的“花卉世界”。从交易设施、市场情况及机构设置来看,陈村花卉世界具有花卉生产基地、花卉交易功能和集散中心、花卉价格的形成和信息传递功能、观光旅游等功能[17]。随着花卉产销结构的重新调整,陈村的花卉生产集约化程度得到大幅度提高,并大大提高了花卉的生产效率和营销速度。从此,顺德陈村人不是沿袭“为卖花而卖花”的初级经营模式,而是把它作为一大品牌来做大做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推动下,顺德的花卉生产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开拓进取,积聚了雄厚的实力。

在千年的花卉生产过程中,陈村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花卉生产特色。表现在技术上,即以园艺技术超群,享誉南粤大地。最突出的是其移花接木之工艺,主要体现在接、驳、插、压、剪接等技术上。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培育出更多的品种。从陈村千百年来花木栽培技术精华之一斑,亦不难看出陈村园艺技术独步岭南的缘由[18]。“户以花为业,村以花出名”是顺德陈村的真实写照,也说明了顺德人种植花木方面有一定的传承因子。正是因为自古以来种植花卉,陈村居民才传承下如此花木栽培技艺,才把花卉产业做得这么壮大。

结 语

现实的顺德民众从千年水乡的弯弯河道悠悠驶来,从500年壮县的蹒跚步履中缓缓走来,甚至是百越后裔在沿海“追耕逐渔”、在珠玑移民改造滩涂建起桑基鱼塘之中慢慢摸打滚爬而来。当然,顺德人培育出来的“两家一花”,也是顺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所结出的硕果。可见,继承传统与推进现代化进程不是矛盾的。现代化的发展结合甚至超越传统因素,同样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契机。很明显,广府文化的厚度足以影响一代又一代顺德人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观念,使得顺德人不但在经商、制造业、龙舟运动、学校教育、花卉种植等诸多方面继承传统的文化因子,而且还对粤剧、粤菜等等情有独钟。所有这些,都是在继承前人的思维模式及文化品格之后,不断创新乃至超越的结果。这就形成了今天的顺德,一个经济文化同时在快速发展的县域。也可以说,今天的顺德是一个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的崭新时代。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这些传统要素一直传承下去。依笔者一孔之见,解决的办法就是必须在学校教育中坚持地方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教育。在生存压力较大的当今社会,只有学校教育才能培育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及文化认同情感;而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历来都是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千古的巨大动力,也是一个地方形成团结精神和集体力量的最好根基。具备这种文化根基,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才会后劲十足,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的动力才会源源不断。

注 释:

[1] 杨象著:《“广府人”考略——广东汉族来源考之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2] 陈伟明著:《区域传承与海外传扬——广府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发展》,2007年第1期

[3] 萧亨著:《从岭南民俗文化的历史背景说到广东民性民风特征》,《岭南文史》,2000年第1期。

[4] 清朝时期顺德人到外县、外省、外国去经商却有不少,如崇祯五年(1632),顺德县龙江商人黄芝嵩,先到东莞县石龙圩经商,后“往琼南贸易”(见顺德龙江《黄氏族谱》)。乾隆年间(1736—1795)怀集县经商的也“多新会、顺德、南海人”(顾旭明、唐廷梁:《乾隆怀集县志》卷一)。到外省去经商的也不乏其人,如隆庆六年(1572),顺德县商人邓藤宇也到福建经商,并在那里买田庐舍定居(顺德《邓

氏家谱》)。康熙至乾隆初年,顺德县龙江乡商人黄廷化,先到苏州贸易,后转江西经商(顺德龙江《黄氏族谱》)。嘉庆年间(1796—1820),顺德县龙山乡的商人“或奔走燕齐,或往来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殖其中”(温汝能撰:《嘉庆龙山乡志》卷四)。咸丰年间(1851—1861),顺德县碧江乡商人梁炜也“去而事贾,走豫章、吴会间,遂成巨富”(郭汝诚、冯奉初著:《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69页)。

[5] (清)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九·事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5页。

[6] 叶显恩、谭棟华著:《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7] 郭汝诚、冯奉初著:《咸丰顺德县志》卷五,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8] 朱次琦、冯拭宗:《九江儒林乡志》卷三,《物产》。

[9] 黄淑婷著:《广东与香港的区域文化研究——人类学个案研究浅析》,《思想战线》,1997年第4期。

[10] 郑年胜著:《顺德改革发展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思考》,《南方经济》,2005年第2期。

[11] 叶春生等著:《顺德龙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12] 陈忠烈著:《“众人太公”和“私伙太公”——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设施看祠堂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13] 李龙潜著:《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4页。

[14] 《顺德教育》记者著:《当为天下先——顺德教育阔步迈向现代化》,《广东教育》,2003年第8期。

[15] 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图经》。

[16] (清)屈大均著、李育中注:《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31页。

[17] 陈汉能、陈万灵著:《陈村花卉业市场化创新及其启示》,《南方农村》,2006年第1期。

[18] 倪根金著:《陈村花卉生产历史初探》,《广东史志》,2001年第1期。

(作者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人文教育系 陈建华 凌远清)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江湾一路18号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祖庙路19号佛山市图书馆 邮编:528000 电话:0757-82981321

粤ICP备05008830号 管理 版权所有: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基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佛山文化研究中心

支持:佛山SEO|佛山网站推广|佛山网站建设